

湖雪秋之恋

短篇小说集
石言著



秋雪湖之恋

石言著

责任编辑：张 森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插 图：

秋 雪 湖 之 恋

石 言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 插页 9 字数 220,000

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2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492 定价：1.85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中的十五个短篇，汇集了作者四十年代从事小说创作以来的主要作品。其中《漆黑的羽毛》和《秋雪湖之恋》分别获1982、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作者长期生活在部队，在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中不断进行着有益的探索。《柳堡的故事》、《翠莲》、《门板》等篇，从不同的侧面，以生动活泼的文笔，反映了战争年代战士和群众的美好心灵，高尚的情操，写得真切感人；《“团长”历险记》、《狂风暴雨日》、《还我头来》等篇则表现了战士和群众在艰险环境下的英雄气概，忘我精神，写得悲壮昂扬。近几年写的《漆黑的羽毛》，通过两个大学生在特殊情境下的巧遇相爱，折射出一个县的领导者从本位出发、不爱惜专业人才的弊病，寓意十分深刻，却又写得颇有情趣；《秋雪湖之恋》叙述了我军战士在极端复杂的境况下，冒险掩护一农村姑娘的动人事迹，讴歌了军民渔水情的新型关系，洋溢着高雅的人情味、人性美，可谓《柳堡的故事》的姐妹篇；《魂归何处》则揭示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一团长在被迫投降我军后，选择个人出路时复杂的心理变化，写得委婉动人，又有现实意义。

这些作品，大都剪裁精致，情节生动，形象鲜明突出，文字流畅活泼，艺术上别具一格。



作者近影

目 录

柳堡的故事.....	1
翠莲.....	35
“小研究”.....	45
门板.....	64
红丫头.....	72
“团长”历险记.....	84
狂风暴雨日.....	94
还我头来.....	125
珍珠.....	137
胡“司令”赴宴.....	149
漆黑的羽毛.....	166
江江的“香格里拉”.....	185
秋雪湖之恋.....	211
陪同.....	248
魂归何处.....	270
 又会写小说了(代后记).....	 311

柳堡的故事

一

四班长向我汇报他班里的工作。汇报完了，他面色忧愁，望着我慢吞吞地说：“指导员，我们那个副班长思想有点不大正确哩！……可能性，他企图腐化，跟我们班驻地的那个姑娘。”我不由得大吃一惊说：“喔？这小鬼！”

我一向把四班副当小鬼看待的。我看他长大起来。“成分统计表”上有一种出身叫“革命士兵”：十六岁以前参军，没有在社会上干过任何职业的。四班副就是这么一个。一九四一年，他从晚娘的拳头底下偷跑来参军的时候，才十五岁，同志们瞧见了都笑：“哈！一个大兵！好大个子！”我当时在这个连里当文化教员，他的名字叫李进，便是我替他改的。那时他总是满身灰尘，滚圆的红脸，背着根小马拐子。人小心不小，他逞强好胜，越说他小他越装大，他的小马枪照样能叫二黄下跪缴枪，他的手榴弹也能打三十多米远，把鬼子打翻到河里……现在，不管他已经

长得跟我差不多高，不管他唱起歌来喉咙已经有点沙，可我总还认定他是小鬼。所以四班长这么一说，真出我意外。但再一想：今年……一九四四，他十八岁了哩！也难怪。

我这些想头，只不过喊一个“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！”的时间，便闪过去了。四班长又说：“我们部队刚一到，那姑娘便不住在家里了。过了几天又回来了。估计情况：是她家爹爹叫她‘打埋伏’到亲戚家去，避避我们的，后来看看我们不错又回来啦！……年纪很轻，看样子跟副班长差不多！”他轻悠悠地笑了笑。

我想起来了！四班长住的那家只前后两个草屋子，前屋门向北，后屋门向南，两个屋子门对门，只隔几步天井，是份穷苦人家。宿营房子就是我分配的。那天我是看见有个小姑娘，相当漂亮。我虽然是指导员，看到好看的女人也会注意一下的。而且我当时还想过：四班住在里头不要出纰漏！但也没有牵连到李进头上去。后来想想腐化的事情在我们部队里究竟太少，何必多疑，也就忘记了，我好糊涂！

这么就是我指导员的麻烦事情来了，我问：“有没有真腐化呢？”四班长说：“看样子还不会，发展下去就难说。……本来我也没有注意，只不过看到李进他这两天的装扮，就象要出去表演秧歌舞似的……”

喔！我又想到了。前天，李进和一些入挨在我身边读报，我闻到有一股香气。正想查问，营部通讯员来催我开总结会去了，这几天真忙。不过爱漂亮也不一定就是企图腐化啥！我问：“就这样吗？”四班长很发愁的样子说：“哪里？给马小宝撞破了！星期一上午，我们不都出去打野外吗？副班长说肚子痛，我叫他在家里睡睡吧。后来不是练习攻碉堡叫回去拿木头手榴弹吗？我们班是马小宝回去的，他莽莽撞撞一家伙奔进南屋里，却看见我

们副班长躺在铺上，那个姑娘坐在他旁边，一见马小宝冲进去，那姑娘刷的站起来，两个人面孔都涨得象红柿子。马小宝跟李进一贯来顶要好，站在那里倒呆了。那姑娘一低头溜出去了，李进看样子心定了些，对马小宝连连摇手说：‘不要讲，不要讲。’马小宝开玩笑地问：‘你吃到了吗？’李进说：‘瞎讲！没有这个道理，你不要广播！’马小宝答应不广播，不过他向我汇报了。”

我问：“那姑娘家里发觉没有呢？”我很担心影响问题，这里是新区，游击区，群众对我们新四军不算了解的。四班长倒放心地说：“不会发觉，那天她家那个老爹爹一早就出外给粮户家浇场去了，不在家。她妈妈是个半聋子，又有点什么鬼病，一天到晚躺在房里哼哼唧唧的，剩下个十一二岁的小弟弟，正跟我们一块打野外呢！”

我又问：“那么班里其他同志也都不知道啰？”

四班长说：“真怪，不知怎么搞的，到昨天全都知道了，昨天晚上便扯起这个乱谈来。”

“他们反映怎样呢？”

四班长想了想说：“反映？反映倒没有什么，大家多半是说着有趣的，也知道他不曾腐化。总是说人长得漂亮到底好，象我们副班长多得力，不过这么一来，副班长今后讲话的威信方面是有点成问题。平时顶好抬杠的何金标，这回二话不说，光是笑。”我问：“那么李进自己怎么样？”四班长说：“他还蒙在鼓里呢！大家知道他顶爱面子，没有当面揭穿。不过星期一到现在，唉！五天啦，我有心注意着，李进他们两个，的确有点子两样。”我问怎么两样法。四班长笑起来说：“就是跟平常不同罢啰，我也装不来这眉眼。”我知道，四班长是个“老好人”，讲话怪有趣，人却顶忠实。我说：“那么你这个班长的意见怎样处理好呢？”他说：“我

想，最好你找他谈一谈，还有……”他忽然犹豫起来，试探着说：“我们四班跟连部房子调一调防好不好？”

我完全体会他的意思，李进是他班里的战士提升当班副的，四班长疼爱他的副班长，就象父亲疼儿子一样。他内心一定在同情这个十八岁的青年，他舍不得熊他。而且李进个性强，不容易转弯。他没有办法了。我便说：“我先找他谈谈吧！调房子的问题要跟连长商量。”

四班长临走，微微的叹口气，自言自语说：“要都是老百姓，倒是很好的一对呢！”

我就去找李进。

李进确实有些花花绿绿。这几天我忙着开会总结五个月的政治工作，跟战士个别谈的很少，上课，点名，副班长总是在并列纵队的后面，我没有专心去看他。唉！他确实是变得格外漂亮了！

我一眼从他头上看到脚上：他戴着顶士林布天蓝色的军帽，不消说是自己找洋机“踏”的，新发的钢青色军装又挺又干净；皮子弹带的钮子底下衬着红绸子，还束上条黄铜头闪亮的鬼子皮带挂着刺刀；腿上是他在夏家渡战斗缴到的鬼子黄呢绑腿，用什么蓝色染过了，成了墨绿色，打得滚圆挺直；脚上穿着自己做的两截头鞋子，白色的，用天蓝布镶着皮鞋式的边……我走近时，闻到有一些香气，据说：营部有一个通讯员打仗拣来一瓶什么“滴滴娇”，保存着，李进必然是走这条路线搞来的。我顿时一阵子火冒心头，我最见不得“屁精”！

李进发觉我在研究他，不免心虚，笑咪咪地叫了声指导员。我说：“来！我跟你谈谈！”我们沿着小河边的柳树行走去。

走到一棵大柳树荫下，我转身停步，一手撑住树干，劈面问：

“李进！你近来在动什么脑筋？”我知道，这小鬼非常机灵，明人不必细说。果然，他连头颈都通红了，低下头一阵子，又忽的抬起头来，黑眼珠射出顽皮的光，照旧活泼胆壮。他旁若无人地说：“我晓得秘密暴露了！排副上午看到我，点点头说：‘你要犯错误了！’指导员，我并没有犯错误！”

我两眼盯着他，说：“那么你为什么打扮成这副屁精架子，花花绿绿的不害羞？”

他好象浑身钻进了大麦芒，他低下头说：“我承认，思想不正确。”

“你有没有跟那姑娘腐化呢？”

“没有！”我虽然已有九分相信，还得追一句：“坦白一点讲，有没有？”他摊开手说：“真的没有！指导员，我对你还会说假话吗？没有就是没有！”

我索性在树根旁坐下来，拍拍青草叫他也坐下。我说：“你把那天假装肚子痛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。”

他闭起眼睛咬咬嘴唇，看来在组织他的发言。这小家伙向来伶牙俐齿，喜欢把话说得很周到的。一会，他开始了：“我当时倒真是有点肚子痛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赖在屋里，我自然是想找她讲几句话。我躺在那里，想空头心思，想怎么样子同她攀谈法呢？我还在订计划，她倒先来了，端了碗开水，放在我旁边小桌上，叫我喝。”

“她就坐在你旁边？”

“不！她起先还站着的，她问我，我们部队里有没有医官，生病为啥不叫医官看看。我本想说，我肚子痛是假的，是想你。我倒偏偏说不出口，也不懂我为什么反倒假正经起来，客气得很，我说一点点肚子痛不要紧，歇一歇就会好的。她说怕的受凉了，

喝点开水吧，拿起碗要来喂我，我一慌一抢，把开水泼了一桌子……”

我忽然闪起个念头，是女特务吗？

“她还要去打开水，我就拉住她，我说肚子痛好了，我们谈谈心吧。她才抹干桌子坐下来，我们一下子心慌得要命，不晓得说啥好。后来我问她年纪、家里情形。她也问问我家里的事情，她说她不高兴登在家里，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。她又问部队的事情，问跑路多不多？打仗怕不怕人？问我们有女兵吗？那批女兵怎么过日子的？”我问：“她有没有问我们番号，问我们人数武器弹药这些话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马小宝这狗操的就来了！”我想一想，考虑他话的真实性。他倒问：“马小宝汇报了班长吧？”我嗯了一下，李进说：“我晓得他总要汇报的，他是党员！”口音里并没埋怨的意思，却有一种“无所谓”的调子，我不满意了，我说：“你难道不是党员吗？同志！”

我就把腐化是破坏群众纪律最严重的道理说给他听，这是很大的错误，军纪党纪都不容许。他却说：“我不是想腐化，随便腐化当然犯错误。谈恋爱不作兴？战士就不作兴谈恋爱？”

“谈恋爱”这三个字他说得有些生硬，我知道他是学来的。我有点好笑，我说：“你这是算在谈恋爱，不算腐化啰！”他说：“当然！我是真的要她，正式的，我不会三心两意！”

呵！这个小家伙，他真的要她！他在转什么念头呢？他倒长期打算了？是的，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梦想，特别是“和平以后怎样怎样”的梦想，有的想回家种田抱儿子，有的想回去找

伪乡长报仇。那么他在打什么如意算盘呢？我说：“你是新四军，她是老百姓，你怎么要她呢？窝想！”他脸一红说：“你们上级不是说‘今年打垮希特勒，明年打垮日本’吗？”我明白了，我说：“你想先搞好关系，等抗战胜利了跟她结婚吗？”他闷住头说：“你猜到就算了！”但接着又天真地说：“上级要我仍旧在军队里，我就请假一趟，把她接回去。上级分配我到家里地方上去工作，我可以一面种田一面工作。她说她什么生活都会做：车水、耨草、做衣服……就是耕田不会。”这个孩子气的“胜利梦”倒真美满，我说：“你已经跟她讲定当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讲了也作不来数的，说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‘报销’了呢？害她？”

我想，他的“部署”倒确实很周到。但是不行，军队的纪律不容许！不能批准这个恋爱的“计划”。我向他说明：老百姓还有封建头脑，特别是新区，曹老头子第一个会跳起来反对我们。同时，一个人这样，部队里个个人都可以这样，那还成什么军队？他内心斗争了，必答必答地把子弹带子的揷钮开开又关上，关上了又打开。我又告诉他，他这种行为首先就损害了自己的威信，班里全知道他的事了！

他震了一震，抬起头来说：“噢！这么说他们是看到了！”我问看到什么，他说：“前天晚上，我带哨回来，我们班里三个人也下哨了。我在前面走，走到家门口，看见二妹子在外面等着。噢！她叫二妹子，她等在屋子后面哩！拦上来要同我讲话，我拚命摇手，何金标他们就在后面跟着哩！我回头望望，没有看见他们，我想还好，推她进了屋子，天晓得怎么搞的被他们找到了目标。”我问：“她没有跟你说话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没有来得及。”我说：“你知道她要说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怎么晓得？”停了一下，他对自己说：“哼！何金标一定要说我鬼话了……好！由他说去！”我

说：“怎么能由他说去呢？你‘横竖横’了？决心违反纪律了？”他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坦白讲，指导员，你的话我哪有不相信的？在你面前我也想：丢开算账，拖泥带水什么？不过我一回去，一看见她，思想就霍落的变了，自己也做不来主。你不晓得，她这两天老是望着我，眼睛水光艳艳的，象要哭，我住在她家里，真是不安心！”

这小伙子的心是被人家占领去了，这样搞下去，要他不犯错误真不保险，我于是决心调房子，虽然这是下策。我说：“给你们四班调一个家里住住吧？”他很爽快地回答：“好！”唉！他是会下决心的，这大孩子！

二

我和连长副连长讨论了一番，决定住到四班家里去。

这时是一九四四年五月，部队打了车桥，淮宝地区的局面打开了，便进入这新区来整训练兵。刚开辟的地方，政府人员还没有来到，群运双减当然谈不到。我们住的庄子离伪军据点蒋桥只十五里，特务活动是准定有的。我找马小宝谈过，他说：“本当我真想不汇报，后来看看他们两个还是继续在‘通无线电’，我想小团体观念到底要不得，万一那女的是特工呢！”

不过我们连住的小柳堡，是个穷庄，大都是佃户，不少帮工的，特工的可能性不大。

星期日上午我们忙了半天，跟四班调防，那家的老头子听说连长要来住，慌了手脚。我看了房子：北屋是他家正屋；虽有锅灶，却没烟囱，一烧饭就不能办公；南屋虽然破些，收拾一下还行，老头子和小男孩本是睡在南屋里的。我同他商议，要他们一

家住北屋，南屋腾给我们住，老头子连连点头，小男孩非常起劲的把破被破衣服搬到北屋去。连长副连长住房里，我和通讯员们住外间。一直到摊开铺，挂好皮包，也没看见二妹子。司号员在外面吹开饭号了，大家都去集合场吃饭了，我还在找皮带，等我走内房里出来时，却看到二妹子站在北屋门口，正向我们南屋望着发呆，她看到我，一转身进房里去了。

我看清楚了，她有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，长得很俊俏，身体也健康，不过脸色阴凄凄的，象死了什么人。她穿一件灰色的短衫，好象是柳条花的，但旧了，补的不少，而且太小了一点。她转身的时候，那乌黑的辫子撵了个小半圈。我想：她那里会是特务呢？我放心吃饭去了。

后来我找老头子扯扯乱谈，了解曹老头今年四十五，看来却象五十挂零了，满面风霜皱纹，身上补补挂挂的。他大女儿嫁了，小男孩叫小猪，十一岁，他种了大柳堡郝老掌柜家三亩多田，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。他对我又恭敬又害怕，好象很不愿意我问他的家底，更不愿意我问他田地的问题，只是唉声叹气。我知道这是他怕事，减租减息的风声早从东南天吹过来了！

那么拉倒！我们部队几年来难得大练兵，这次任务很重要，发动群众不是我们的事，不象特工就算。李进也在小组会上检讨过了。我想这件拖拖拉拉的事，总算告一段落了。

我跟小猪却渐渐混熟了。这小孩活象他姊姊。到底是新区儿童，开始还畏畏缩缩的。有一天我独自在家整理材料，发现他在门口侦察我，我对他咧咧嘴，他笑了说：“你是指导员吧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你最好！”

我凭空受了表扬，倒奇怪了，我问：“我怎么最好？”他头一歪

说：“李班副告诉我的。”

又一天，我胃痛老毛病发了，正躺在连长床上休息，小猪来了，站在我身边好一会没动静，我正想问，他开口了：“指导员，你们住在这里还走呢不走？”

我感到侮辱。一定是这个老头子在嫌我们了，望我们走。我大声地说：“不走！不走了！老住你这块！”小猪脸上没有表示什么，他想走了，准是有人叫他来问的吧！我慌忙叫：“喂喂喂！我们要走的！哪一天走我也知道。就是不给你讲！”

“给我讲，给我讲！”他着急，我欢喜，我说：“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我的，我再告诉你哪一天走。”他说：“不，你先讲哪天走，我再告诉你谁问的。”这小鬼好滑头！不过到底是孩子，至少已经暴露了他是奉命而来的。我决定改变部署打迂回，“哼！你不讲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！”

“你猜不到！”

“我猜得到！”

“你非猜不到！”

“我非猜得到！我猜到了怎呢？”

“你猜不到怎呢？”

我拿起桌子上的米达尺对我左手心搨搨，说：“我给你打十下手板子。我要猜到了呢？你给我打十下吧？”他望望我的尺，又望望他的小手心，他动摇了，我连忙挽回危局说：“不打你，就刮你十个小鼻子吧，轻轻的。”他笑了，说：“你要猜不到，你就给我刮十个大鼻子！”我说：“好！是你爹爹叫你来问……”

我话未落音，小猪哈哈大笑起来，跳着叫：“十个鼻子！刮！十个鼻子！”我假装狼狈不堪，说：“那是谁叫你问的？”

“我二姊！她还叫我问你……”他突然缩住舌头咽口唾沫，我

马上追击：“还问什么呢？”他恢复了活泼，伸手过来说：“不问不问！十个鼻子！”我把脸伸过去，但用手掌护住，我说：“讲！你讲了我就给你刮。”他宣布了“她要我问：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？……她想想又叫我不要问了。”包围战胜利结束，我赔了十个鼻子。便一本正经的向他解释：我们要走的，哪天走不知道，上头一有命令就得走。讨老婆这会是不行的，要打走鬼子以后再说。小猪忽然问：“你们打鬼子二黄吗？”我说：“打！怎呢不打？车家桥就是我们打的！……你说鬼子二黄好不好？”

小猪突地皱起鼻子，摇摇头，返身就跑出去。我听见他咬牙切齿的声音：“我恨啊！”我一阵激动，急忙起来工作了。

当天晚上出了一件事情：

我身体不好，睡觉象猫一样容易惊醒。仿佛近半夜，我给一阵吵声搅醒了，那是从北屋房里透出来的。我听：曹老头子咕噜咕噜的骂，又大声喝起来，而且还象在打什么。忽地又听见女孩子的哭声，不敢哭响，声音可非常凄惨。我周身火烧起来，正翻起半个身子，恰巧看见老头子从北屋扑奔出来，跑到屋外场上。接着，我又听见一阵呜呜的嚎哭，象狗哭一般，这是老头子！

父女俩的哭声，老太婆的哼哼，忽高忽低的好多时候，我脑海里浪头起落：什么鬼事情呀！这样惊天动地的？难道李进闯下了祸被发觉了吗？……不可能！这小鬼在我面前从来不说谎的，什么内心话都肯翻出来！……那么又是什么呢？……我的结论是空想无用，以后再调查吧，我睡着了。

第二天老头子出门了，据小猪说是掌柜家叫去收麦去了。是的，麦熟了，团部已来了指示，叫帮助群众割麦。吃过中饭，全连都在野外帮穷户割麦去。连部帮的就是曹家，二妹子和小猪领着我们，我们才仔仔细细的看见她。她今天换了件天蓝色的